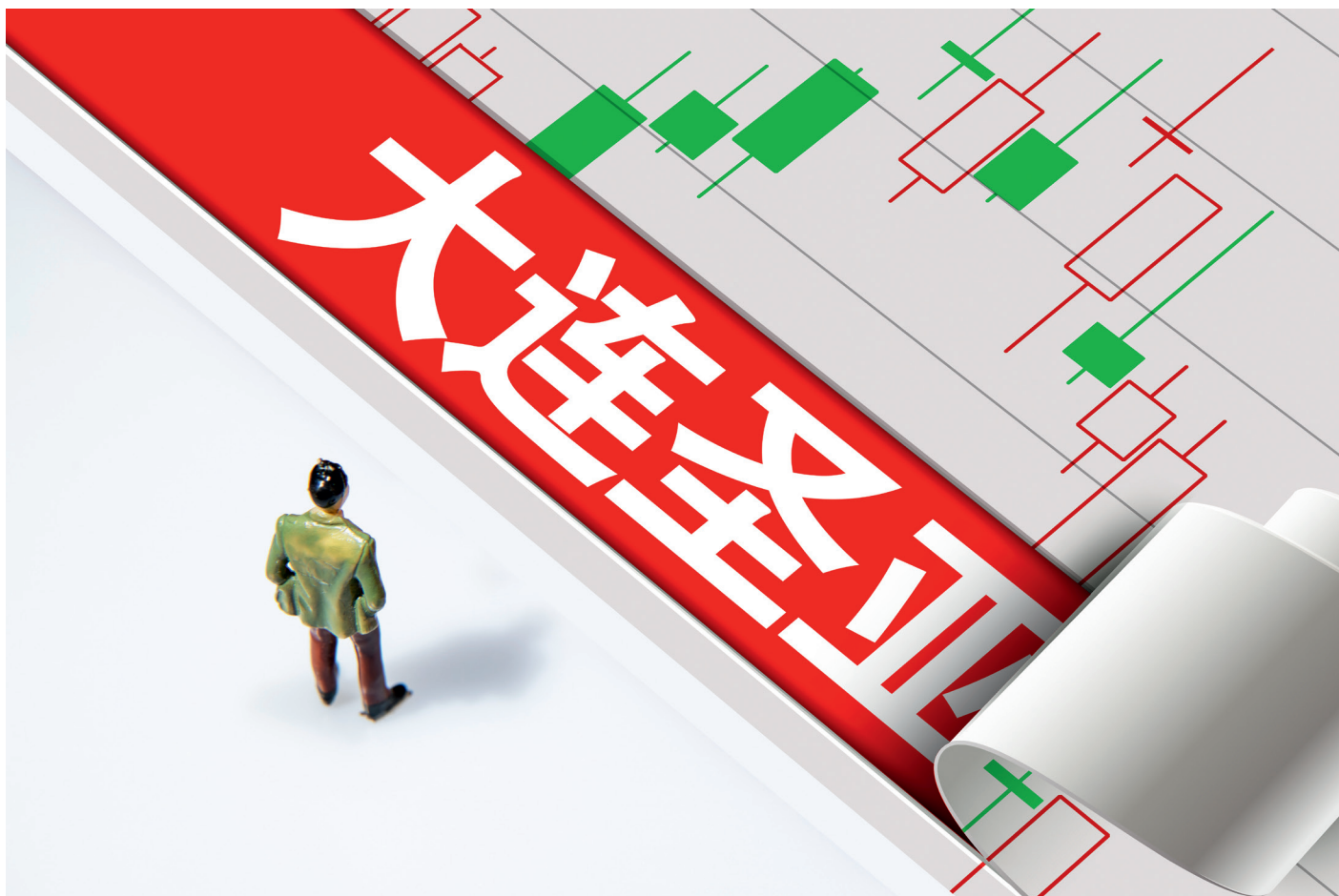


首例强制 *ST 案： 大白鲸搁浅 企鵝难凑数

大连圣亚案中确定的机制办法和处理思路，或将成为退市新规的实施细则。

文 | 夏木



在停牌五个交易日后，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圣亚”）于7月22日复牌，股票名称由大连圣亚改为*ST圣亚，日涨跌幅变为5%。复牌后，*ST圣亚7月22~23日连续两日一字跌停。

这一名称的变化自非大连圣亚所愿，而是在7月20日晚由上交所直接“披星戴帽”。大连圣亚也成为退市新规发布后，首例被监管强制认定*ST的上市公司。

“大白鲸”搁浅缺水，引来资本方救急

上交所在答记者问中，详解了大连圣亚被*ST的缘由，以及主要监管过程。原来，大连圣亚在2020年下半年突击销售企鹅，并将售得款1876万元作为主营业务收入。这家公司也正依靠这笔收入，在2020年勉强跨过1亿元的营收“红线”，躲过退市风险警示。

但《股票上市规则》明确规定，在判断上市公司股票是否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时，涉及营业收入指标的，应当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前述“企鹅销售收入”在上交所看来，正是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应在收入中扣除。扣除后，大连圣亚触发了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条件。于是，7月14日，大连圣亚被强制停牌。上交所表示，公司将于复牌之日起被*ST。

不过，对于监管部门的决定，大连圣亚方面并不认可。7月15日，在披露收到上交所监管工作函当晚，微信公众号“精彩圣亚”发布文章，语气激烈地声称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大连圣亚“犯罪”，还质疑“上交所工作人员阻挠公司信息披露”。

“硬刚交易所”令人喷舌，但这已经不是大连圣亚第一次因出格举动引发外界关注。

2020年6月30日，大连圣亚的正、副董事长王双宏、刘德义在股东大会上被双双罢免，杨子平、毛崑出任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然而，

新任副董事长却被自家公司发布公告称，毛崑于2019年因涉嫌“实施操纵证券市场违法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立案调查。9月7日，还是这位副董事长毛崑，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在公司“遭受暴力事件受伤”。在一段现场拍摄的视频中，毛崑躺在担架上说：“十几个保安打我……大家都来看看好了，”然后就被抬上了救护车。11月26日，该公司披露，收到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及《财产保全结果及期限告知书》，该公司所持有的镇江大白鲸海洋世界有限公司29.02%股权被冻结3年，可谓雪上加霜。

回过头来，其实这个“大白鲸”正好是理解大连圣亚诸多问题的一条重要线索。它曾是大连圣亚转型的美好愿景，后来却又成为了资金巨坑。

大白鲸计划，指的是“以原创内容为核心，综合运用艺术、动漫、影视、游戏、演艺、主题乐园等形式的跨媒介、跨产业链的大型文化平台”，打造“中国蓝色迪士尼”的宏伟蓝图。但是，计划所需要的资本迟迟没有到位，初期启动的都是一些投入较小的轻资产项目。直到2015年，一家名叫中科招商的公司出现，事情才迎来转机。

2015年7月8日，中科招商通过其旗下全资子公司中科汇通举牌大连圣亚，累计持有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1%，成为第四大股东。之后，大连圣亚就开始筹建镇江魔幻海洋世界以及营口大白鲸世界海岸城。这两个项目均为重资产项目，总计需要十几亿元的资金。但到了2015年年底，中科招商因为巨额融资引发监管注意，对大连圣亚的投资难以继续，为了得到新项目所需要的资金，大连圣亚于2016年10月找到大连“先锋系”掌门人张振兴，拟向后者定向增发8.1亿元。但是，这次定增经过多次修改最终夭折，先锋系在2017年8月终止了对大连圣亚的投资。

大白鲸计划，指的是“以原创内容为核心，综合运用艺术、动漫、影视、游戏、演艺、主题乐园等形式的跨媒介、跨产业链的大型文化平台”，打造“中国蓝色迪士尼”的宏伟蓝图。但是，计划所需要的资本迟迟没有到位。

为什么不能将企鹅销售款列进营业收入？

原因	解释
 <p>企鹅销售收入 确认依据不充分</p>	<p>对于出售生物资产能否确认收入，现行《企业会计准则》有明确和严格的规定。公司出售的生物资产，属于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以确认收入；属于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不能确认收入。</p>
 <p>公司企鹅销售收入 不具备稳定性</p>	<p>公司销售消耗性企鹅未形成稳定业务模式和规模。2020年公司企鹅销售数量出现大幅增长，直接销售企鹅且作为消耗性企鹅进行会计核算的业务模式能否持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p>
 <p>公司年审会计师 同样认为应当扣除</p>	<p>专项意见表示，相关企鹅销售收入“性质特殊，可能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作出正常判断”，明确应当扣除该部分“新增销售收入”1876万元。</p>

>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两次引入外部资本的行动先后失败，使得大连圣亚资金压力巨大。为尽快解决财务危机，其找到了注册地位于上海的磐京基金及其董事长毛崑。2017年7月，双方共同发起成立磐京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圣亚磐京”），拟募集资金30亿元人民币，以解新项目资金需求的燃眉之急。

从文斗到武斗，新科董事长惨遭“黑手”

不过，在一级市场上，大连圣亚与磐京的这次合作并没有真正展开。

根据2019年8月大连圣亚答上交所问询函，我们可以看到，圣亚磐京并没有实际开展业务，同时，磐京基金已经在2018年8月退出了合伙企业，仅由其负责人杨子平留有部分股份。但在二级市场上，磐京却采取了连续增持+股东会董事会夺权的策略。2019年7月5日，磐京基金首次举牌大连圣亚，并在其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进行了三次增持。面对监管方的问询，磐京基金表示“看好大连圣亚所从事行业的未来发展，认可大连圣亚的长期投资价值”，还表示“无意干预上市公司日常经营，无意获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当年11月，杨子平也宣布增持。

其实，在增持之前，磐京基金早已埋下伏笔。早在2018年4月的股东大会上，由于大连圣亚多年来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股权分散，杨子平就趁机以1%的持股量成为公司董事，其提名的刘志良也成为独立董事。一番攻城略地之后，代表磐京基金一方的杨子平、毛崑合计持股占比与原股东一方持股占比分别为25.22%与24.03%，甚至占有了优势。到了2020年6月的股东大会上，优势已经明显倒向磐京基金一方。这次会议出席的股东数多达110人，是大连圣亚股东大会史上之最。与会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超过83%，前十大股东的票数再一次被稀释。除去磐京基金一方，其余老股东的总票数仅占到总盘子的40%左右，结局已定。果然，杨子平成功罢免两位原董事，其提名的候选人中三人当选。这样，在全部九个董事席位中，杨子平和他推选的人占了五席。杨子平、毛崑分别出任正、副董事长，拿到了公司控制权。

但是，这场较量并没有结束。2020年7月11日，时年52岁、一直在浙江打拼的杨子平接受任命来到大连，却连公司大门都没进去。事后，杨子平难掩气愤地回忆道：“当时刚开完股东大会，我被选为董事长，我是去履职的，

但被员工阻拦,对我说非公司员工不得入内!”在他报警后,圣亚反称其“两次报假警,两次栽赃诬陷,其丑陋拙劣表演已经严重侵害公司利益、声誉,并且严重扰乱公司工作秩序、威胁公司人员安全,目无国法。”2020年8月底,杨子平与毛崑来到公司再度被拦后,试图趁乱进入,推推搡搡中,杨等仍然处失利地位。据报道,杨子平干脆在门口高喊:“我是大连圣亚的新任董事长,我是来投资建设大连圣亚的,不是来买壳的!我愿意拿出1000万基金给员工做疫情工资补贴……”冲突中,110赶到,不过警察表示大连圣亚事情太复杂,公安局无法处理,希望杨“早点离开现场”。就这样,杨子平与毛崑当天仍未能进入公司大门。

经各方协商,2020年9月7日,大连圣亚终于准备在总部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但这次会议最终变成了一次武斗。磐京基金一方后称“被人袭击”,不仅手机被抢,还遭到暴力锁喉及驱赶,甚至杨子平“也被人架了出来”。身为副董事长的毛崑则是被“围殴”,最终由120急救人员上担架抬走。另一位被打股东则由四个人抬出去“扔在公司门口”。

企鹅换业绩,交易所为何不买账

三板斧和下马威过后,拦也拦了,打也打了,磐京基金终于得以接手。

2020年9月17日,大连圣亚发公告拟聘毛崑担任公司总经理。磐京基金则公开承诺,10年不减持大连圣亚股份。9月21日,杨子平、毛崑等顺利进入公司办公,与原先部门进行工作交接。至此,新管理团队可以自由进大门了,但他们很快发现,留给他们的财务状况比想象的更严峻。

受疫情冲击,大连圣亚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大幅下滑。2020年上半年,大连圣亚在本部的景区暂停营业长达五个月以上,哈尔滨子

公司也在第三季度暂停营业一个月左右。根据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年度业绩预告,大连圣亚2020年初步测算的收入为1.02亿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7278.62万元;全年净利润预亏6800万元至8160万元,扣非净利润则预亏9100万元至1.14亿元。按照修订后的上市规则,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或追溯调整后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营收低于1亿元,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大连圣亚的预测业绩,已经满足退市风险警示条件。

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在4月30日公布的2020年年度报告中,大连圣亚的业绩却来了个大翻身: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4亿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为1.12亿元。净利润、扣非净利润亏损分别达到6998万元、8405万元,退市风险警示触发条件被消除。

之所以“扭大亏为小亏”,大连圣亚表示主要靠的是“第四季度景区运营、动物销售收入均大幅增长”。其中,去年11月,公司向山东、湖南的两家客户销售了28只企鹅,导致第四季度来自动物销售的收入较高。2021年5月31日,大连圣亚进一步披露,当年实际销售企鹅数量共52只,除了第四季度,该公司还在前三个季度,销售了24只企鹅。这52只企鹅,成了救命的稻草。

但是,交易所对此并不买账。

首先,大连圣亚在企鹅销售这件事上,会计处理的政策发生了缺乏依据的调整。过去,企鹅销售并不是没有,但是均作为资产处置损益,未确认为营业收入。但是过去一年,将44只企鹅销售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共计1876万元,与以前年度明显不同,也缺乏合理的依据。

其次,上交所联合大连证监局于6月8日起对大连圣亚进行了现场检查,该公司未能提供企鹅臂环编码管理办法、销售合同对应的企

除了企鹅销售真实性存疑,大连圣亚确认的景区门票收入也存在诸多疑问。

2020年8月31日晚间
“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公众号发布声明，
题为《强烈谴责！杨子平、毛崑伙同不明人员强闯大连圣亚》，落款为大连圣亚全体员工

谴责声明称

现任董事长杨子平伙同不明身份人员十余人，手持摄像仪器及不明器械，驾车将圣亚公司大门强行堵住，并通过言语恐吓、推搡、攀爬等手段意图强行闯入公司。公司随即报警，但杨子平、毛崑等人无视警方劝诫，仍执意滞留并伺机强闯，场面几度失控



鹅编码及生物档案等充分、合理的关键材料，并且部分重要会计凭证存在更改，部分重要审计底稿前后不一致。

再次，交易所还发现，在企鹅交易的真实性问题上，有关企鹅饲养记录、繁育等记录，以及企业种类、数量等信息，公司并未能向检查组提供。最后，交易所还提到，公司提供的2020年企鹅台账，仅记录了不同区域企鹅的编码列表，未对应企鹅个体信息，未反映企鹅实际饲养区位的变动情况，也未与企鹅销售合同形成对应关系。简单来说，企鹅是不是真的存在，是不是真的卖出去了，存在着相当大的可疑之处。

除了企鹅销售真实性存疑，大连圣亚确认的景区门票收入也存在诸多疑问。在2020年年报中，大连圣亚以会计核算错误的名义，将去

年景区运营收入追溯调整为6565.54万元。但是，年审会计师并不认同，其出具的专项意见则为5624.43万元，两者出现了941.11万元的差异。由于这一调整，审计机构对该公司年报出具了非标审计意见，理由是未能确认门票延期事项是否合理，也无法通过函证代理经销商等方式确认尚未入馆门票数量，因此无法确认公司追溯调整上述收入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自然，交易所对于这笔收入调整，也并不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交易所还用专门的笔墨，介绍了公司股票被实施*ST处理后，投资者需要关注股票交易方式的哪些变化。

首先，大连圣亚股票被实施*ST处理后，将转入上交所风险警示板交易，其交易方式也将有所变化：一是股票价格的涨跌幅限制为5%；二是投资者应当采用限价委托方式参与交易；三是投资者当日通过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累计买入的单只风险警示股票，数量不得超过50万股。

其次，首次委托买入公司股票的投资者，还应当根据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的要求，以书面或电子形式签署《风险警示股票风险揭示书》，未签署的，投资者仅可卖出此前持有的公司股票，不能再买入公司股票。

再次，交易所特别对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主要目的是向投资者提示其存在的退市风险，并不表明公司股票将立即退市。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如满足《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条件，即可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上交所将依规进行处理。

很显然，上交所绝不只是将大连圣亚作为个案，而是将其作为值得反复借鉴的先例进行打磨。相信未来强制*ST的情况还会不断出现，而在大连圣亚案中确定的机制办法和处理思路，也将成为退市新规的实施细则，值得人们参考借鉴。□